

# 李敖自傳與回憶

李敖是驍悍的黑豹，沒死就要留皮。從皮相看，他是頑童、是英雄、是善霸、是文化基度山、是社會羅賓漢，是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，但皮相深處，却有他傳奇式的神秘與歷程。好奇嗎？請看他的自傳！





維護您：知的權利

出版者／順燦有限公司 出版部  
FOCUSWOOD-LIMITED  
總經理／蘇榮泉  
地 址／香港德輔道中313號2／F·A室  
電 話／5-451971  
傳真機／5-434692  
台灣地區版權／天元出版社  
地 址／台北市安居街31號6樓  
電 話／(02)7323266  
傳真機／117849-1 天元出版社  
郵 撥／0798807-8蘇榮泉  
總經銷／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 
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LTD.  
地 址／九龍旺角洗衣街245-251號地下  
電 話／3-818251-4

# 自序

這本「李敖自傳與回憶」，一共集合了十四篇文章。分別就我一生中的許多階段，寫出每個階段的歷程。

大體說來，「李敖自傳」寫的是家世、童年、和小學時代；「從上海到海上」寫的是初一；「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」、「懷嚴僑」寫的是中學時代的奇遇；「『北土非吾願，東林懷我師』」寫的是大學時代和研究所時代的師生之情；「提升文星的一個回憶」寫的是文星時代的風雲契合；「我最難忘的一個警察」、「最後的九日」寫的是被國民黨軟禁時代的從容與機變；「我最難忘的一個『匪諜』」、「我最難忘的一個小偷」、「我最難忘的一間牢

「房」、「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」、「我最難忘的一段洗腦」寫的是被國民黨監禁時代的悲慘世界，和在這一世界中的悲歡與離合；「被封殺的『人民公敵』」寫的是在國民黨迫害下的爭鬪與不屈。這些文章內容，就我一生而言，雖然不是全豹，但能從「豹變」中得窺重要的幾斑，也不失為「蹤跡大綱、情懷小樣」的意義。

法國文豪馬勞 (André Malraux) 寫自傳與回憶，用的是「反回憶錄」 (Anti-Memoirs) 特色，以個人傳奇與往日歷史為題材，詳人所略、略人所詳，最能表現出個人、歷史、與時代的錯綜關係。我這本自傳與回憶，特色亦復如此。會讀書的人，必然能把握這種特色，從重要的幾斑，看到全豹。因此，不論豹生豹死，都難逃留皮，這本奇書，也就功德在茲矣！

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夜

# 「李敖自傳與回憶」目錄

## 自序

- 一 李敖自傳 一
- 二 從上海到海上 壹
- 三 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 壹
- 四 懷嚴僑 一叁
- 五 「北土非吾願，東林懷我師」 一叁
- 六 提升文星的一個回憶 二七
- 七 我最難忘的一個警察 二七
- 八 最後的九日 二五
- 九 我最難忘的一個「匪諜」 二九
- 一〇 我最難忘的一個小偷 三三
- 一一 我最難忘的一間牢房 三七
- 一二 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 三九

- 三 我最難忘的一段洗腦  
四 被封殺的「人民公敵」

# 李敖自傳

—

和孔夫子一樣的「遺民」——從陰曆生日到陽曆生日——六女二男——媽媽學歷與女人友誼——  
尹女士——不生男的不怪女的——示範的婆婆——大爺——籍貫的自由與不自由——吉林扶餘——吉  
林三寶——烏撒——爸爸在北大——軍閥尊敬知識份子——爸爸的著作

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我生在中國東北哈爾濱。那時是中華民國二十四年，正是九一八事變後三年七個月，中國東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，日本鬼子導演的「滿洲國」也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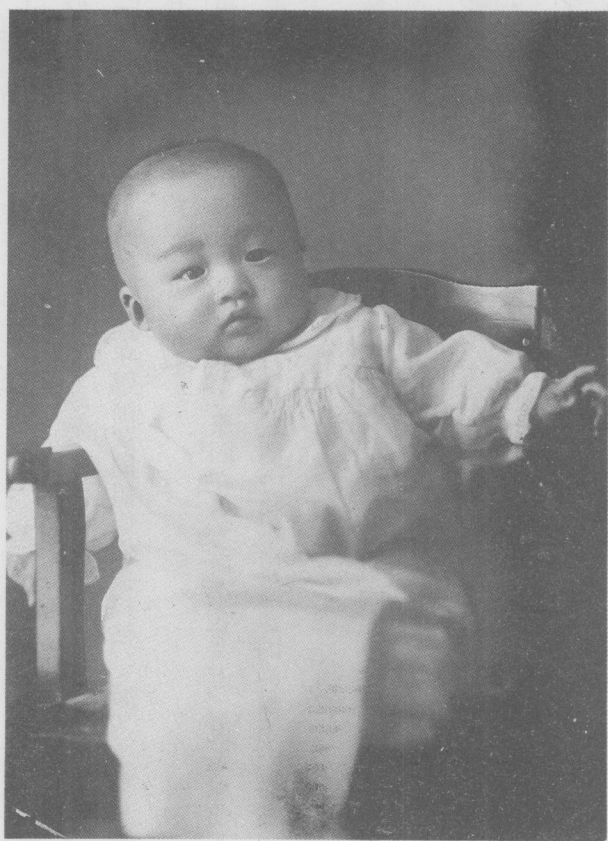
立了三年多，所以，照歷史的說法，我一出生就是「遺民」，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「遺民」一樣。

我出生時候，還流行用陰曆計算，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（上午七至九點），乙亥年生的屬豬，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陰曆過，直到我二十歲前查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此後我就放棄陰曆生日了，陰曆太落伍了。

媽媽生我時候，已經一連生了四個女兒，這種情形，在那時代，已經有點岌岌可危了。中國漢朝就有「盜不過五女之門」（生了五個女兒的家，連小偷都不去偷）的話，一個媳婦，不老老實實生兒子，卻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的生女兒，這像什麼話？幸虧我應運而生，使媽媽立刻從「敗部復活」，幫了她的忙不少。在生我以後，媽媽又故態復萌，連生了兩個妹妹，那時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，直到最後弟弟出世，才算兩權分立。六女二男，就是我的同胞情況。

媽媽名叫張桂貞，吉林女子師範畢業。她在輩份上是爸爸的學生，爸爸在吉林女子師範教高班的，媽媽卻在低班，沒教到。教到的高班學生裏面有申若俠，後來嫁給莊嚴。那時候，流行高班學生同低班學生交朋友、合照相，申若俠和張桂貞就合照過，照片至今還保存，可是友誼早就「簡直沒有來往」了！女人之間的友誼真不可靠。





一九三五年的半教。

媽媽是以「媒妁之言」同爸爸結婚的，那時爸爸離婚不久，前任是一位尹女士，因為這位女士不生男的，也不生女的，所以難安於位。爸爸給她找來醫生診斷，但尹女士是舊式的中國婦道人家，非常「羞醫」，不肯讓醫生看她的婦人病，最後鬱鬱以死，這當然是「禮教殺人」的一個例。我小時候，逢年過節要同姐姐們摺錫箔，裝入大紙口袋，燒給死去的親人，其中一袋，就是燒給尹女士的。

現代的生理學證明，生不生男的，原因在男方而不在女方，但是以前人不知道，尤其以前的婆婆不知道也決心不知道，所以舊式的中國小媳婦會因「無子」而被「七出」，她們真可憐！

給尹女士最大精神威脅的，不幸是她碰到一個最會示範的婆婆——我的祖母（我們叫奶奶）。奶奶生了十二個小孩，六男六女，成雙成對。其中四叔、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五姑雖都「壽祿不永」，但是還剩下十二分之七，剩下五男二女，成績也足以驕四鄰、驕媳婦、驕媳婦之母。尹女士的困境是：不單是她自己不能生，又加上婆婆太能生，她的可憐，自然就加了一倍。

十二個小孩中，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。老大（我們叫大爺）李孟謙，是個村學究，為人謙和得有點怕羞。太太（我們叫大娘）是三姑六婆型的，有一男一女。兒子（李純仁，我們叫大

哥)很偽善。有一次大爺去算命，算命先生說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妻不賢，子不孝。」說得大爺滿臉通紅，連忙說：「差一點，差一點。」

大概大爺的村學究使我祖父(我們叫爺爺)不滿意，大爺自己也願成全弟弟唸更好的學校，於是，在父兄的幫助下，爸爸考上了國立北京大學。本來籍貫是山東省濰縣，因為領吉林省公費，籍貫就改爲吉林省扶餘縣。當時只是爸爸一個人改，所以只他一個人是吉林扶餘，爺爺和我們仍是山東濰縣。這種情形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(民國三十八年)到了臺灣，才被戶政機關命令統一，從此我也是吉林扶餘。這件小事，反映了籍貫自由的嬗變。在政府權力越來越大的時候，這點小自由也都不容於臺灣了。

吉林扶餘在金朝元朝叫肇州，明朝初年叫三岔河衛，後來被蒙古人佔領了。清朝初年安撫蒙古人，設了伯都納站，所以又叫伯都納。康熙年間在南邊蓋了磚城，叫做新城，光緒年間叫做新城府，民國以後改爲扶餘縣。扶餘位在松花江東北岸，在哈爾濱與長春中間，成爲東北北部交通的要衝。

吉林的特產是東北三寶，所謂「人參」「貂皮」「烏拉草」。人參在傳說中，是一種「土行孫」式可在地下行走的植物，去挖的時候，要小心翼翼的圍捕，方不被它跑掉。人參每次出土，有的相隔十多年，有的相隔二十多年。人參總在地下隱居百年以上，它雖在地下隱

居，卻要在林間、岩下、腐土、低溫、背陰向陽、倚水又排水良好、每日陽光三至五小時等條件下，才有珍貴的結果。東北土話說「七兩爲參，三兩爲寶」，表示大的人參來之不易。烏拉草做的鞋叫烏拉鞋，可以保暖，是寒冷地帶最需要的。

根據「李氏宗譜」，我的遠籍實際是雲南烏撒。據「元史」地理志：「烏撒者，蠻名也。所轄烏撒、烏蒙等六部。後烏蠻之裔，盡得其地，因取遠祖烏撒爲部名。至元十一年始附，十三年立烏撒路。」烏撒路包括現在雲南鎮雄縣和貴州威寧縣；到了明朝，改爲烏撒衛，就是現在的威寧縣。「李氏宗譜」上說是明太祖洪武年間自烏撒遷到山東濰縣的。洪武十四年（一三八一）秋天，明太祖曾派傅友德爲征南將軍，帶兵三十萬征雲南，那次人民的北移，是強迫性的。我的祖先，很可能是苗族。

爸爸名叫李鼎彝，字璣衡。一九二〇年（民國九年）進入北大國文學系。那時正是五四運動後第一年，正是北大的黃金時代。蔡元培是他的校長，陳獨秀、胡適、周樹人（魯迅）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師，他的同班同學，後來較有成績的，有搞中國文學史的陸侃如、馮沅君，有搞國語運動的魏建功，同屆的同學有馮友蘭、周德偉、陳雪屏。爸爸本人書唸得並不出色。他講過北大的四則見聞：第一是關於蔡元培解決學生打架事件的（我另有專文記錄，題目叫「真教育家的評判」收入「李敖千秋評論叢書」第六冊「神仙·老虎·狗」裏）；第二



「李氏宗譜」。

是關於魯迅上課情形的，魯迅上課，把講義一丟，態度倨傲已極；第三是關於魏建功的，盲詩人愛羅先珂到中國來，大家捧他，魏建功獨持異議，說「我們不能盲從」，引起魯迅等人的抨擊，魏建功卻大大出了名；第四是關於愛因斯坦的，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，蔡元培想請他順便到中國來，傳說愛因斯坦開價多少多少錢才肯，蔡元培籌不出這些錢，只好作罷。事後蔡元培大罵猶太人愛錢云云。對這一項，我感到很可疑，因為愛因斯坦並非愛錢的人。

爸爸在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北大畢業，吉林省政府想公費送他留學，他那時已經二十八歲了，急於回家鄉養家，所以就拒絕了。因為是「京師大學堂」畢業的，回到家鄉，非常拉風，他立刻被聘為吉林四中（六中？）校長，當時的待遇極好，遠非日後的窮教員可比。當時對教育界人士和知識份子的重視與尊敬，也遠非日後的風氣可比。爸爸說：軍閥張作霖，在孔夫子誕辰的時候，脫下軍裝，換上長袍馬褂，跑到各個學校，向老師們打躬作揖，說我們是大老粗，什麼都不懂，教育下一代，全虧諸位老師偏勞，特地跑來感謝。軍閥們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訓詞的；也不敢頒發訓詞教教師研讀的。

爸爸除在吉林四中做校長外，也在吉林女子師範、吉林大學兼課。他唯一一部著作——「中國文學史」，也寫在這個時期。這部「中國文學史」，後來由我加上長序，由文星書店印出來，當時我的長序惹起大風波，經文星書店撕掉長序，才免於被查禁。文星垮後，改由

傳記文學社出版。(這篇長序，題目叫「爸爸·我·文學」，收入「李敖千秋評論叢書」第三冊「奇情·上吊·血」裏。)

二

大學校長最佩服的人——李鳳亭——下關東——日俄戰爭以後——名目繁多的行業——獨戰土匪——標悍的莊家——「醜婦刁民」——奶奶的個性——「要把我給磕死了！」——死得清醒俐落——壽材——大出殯與男尊女卑

爸爸在吉林大學當講師，吉林大學校長是張作相，掛名的，不管事。校務由副校長李錫恩（綸三）負責。李錫恩後來做了立法委員，內疚神明，外慚清議，不肯開會，去了美國。這比起在臺灣的萬年國會的黑心委員，高明得太多了。此公德國留學，書唸得不錯，但他生平，卻佩服一個沒唸過一天書的文盲——我的爺爺。

爺爺名叫李鳳亭，他不大會寫這三個字。他生在山東省濰縣，時間約在清朝咸豐元年（一八六二）前後，也就是中華民國前五十年前後。他小時候，趕上荒年，跟著母親去做乞丐。一天碰到狗來咬，他母親怕他被咬到，就用身體保護他，母親卻被咬致死。他流浪一陣，無以維生，就替「下關東」的人趕馬車，也去「下關東」。

所謂「下關東」，是專指山東、河北等省的窮人，朝山海關外的東北偷渡。東北是滿洲人的老家，滿洲人入關建立清朝後，把東北劃爲禁區，除了發配罪犯，禁止漢人去東北。所以當時中國的東北，就像英國的澳洲一樣，只是罪犯的大本營。顧貞觀「金縷曲」中「季子平安否」所指的吳漢槎，就是最有名的一個囚犯。但是，東北地大物博，它的富庶，對山東、河北等省的窮人，的確構成大誘惑。這種誘惑，使禁區禁令成爲廢紙，大量的漢人紛紛「下關東」，在白山黑水之間，馳騁犯難，就像美國「去西部」一樣。

一九〇四年，日本和俄國打仗，千古怪事是，這兩個國家打仗，戰場卻在第三國——中國的東北。東北這時候，已經有四百萬人口，這些人口的壓陣，使日本、俄國在瓜分東北上，產生了不少阻力。滿洲人再也沒想到：禁止到他們老家的漢人，卻在陰錯陽差之中，替他們看住了老家！這些看家的開拓者中，有一個滿口山東口音的壯漢，就是李鳳亭先生。

爺爺活了八十三歲，其中有六十年在東北渡過，他的一生，充滿了行動與傳奇。他做過趕馬車的、工人、農民、打更的、看墳的、流氓、土匪、打土匪的、銀樓老板等等，名目繁多。爺爺雖然不識字，但是膽大心細，頭腦清楚，是有名的厲害角色。有關他厲害的一個故事如下：

七十多歲以後，他和大爺大娘住在郊區，一天晚上，來了一夥土匪，把家包圍，在牆外





這就是「來了一夥土匪，把家包圍，在牆外高叫開門」那個家。